

“一味赚钱”不可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札记

丁亚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理念，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包括思想界和文化艺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热烈的探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如何通过电影创作抒写中国梦，成为电影界普遍关注、深入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影响特别深远。讲话颇富现实感，结合现在文艺发展现状和问题，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讲话作为当代文艺史上的里程碑，作为重要的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对电影的发展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如何直面现实，反思中国电影现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总书记的讲话势必产生重要、深刻的指导作用。

近年来，电影市场快速发展，捕捉和反映时代的精神内涵和价值理想，解读中国榜样的力量，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真善美的正能量，成为广大电影工作者的重要目标，电影发展新舆论环境正在形成。2014年我国电影总票房296.39亿元，同比增长36.15%，其中国产片票房161.55亿元，占总票房的54.51%。相比2013年217.69亿的票房总收入，今年内地票房的增长幅度高达35.89%，这也是2011年以来票房涨幅最高的一年。电影的类型化发展呈现比较多样式的创新势头，严肃电影创作也取得了一些好成绩，但是产业与市场发展进入快车道，在电影创作、生产和电影市场上，恰恰也存在着总书记说的“有数量缺质量”的偏差，存在着“快餐式消费”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的缺失与问题。一味低俗，一味表现欲望、表现轻贱，一味重市场发展，这其中就没有一个管理和把关、引导甚至批评和反思的问题吗？现在看，答案是肯定的。正确的市场观与电影发展相偕而行，当前的确存在着一个电影选择上的闸门如何拧紧的问题，存在着电影发展上的指导思想模糊的问题。

回望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几个时期都创造了辉

煌。如上世纪40年代战后时期就是电影史上的丰富时期，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但当时国内影业竞争相当激烈。那种重视商业手段、迎合市民口味的趋势，一度蔓延到整个电影业，尤其在大多数小公司那里情况更为严重。如同中国电影史上一再出现的具有投机色彩的“一片公司”一样，当时先后成立的小公司，绝大多数目的都是为了赚钱，商人气味格外浓重。据统计，这类小公司在这一时期的国统区计有20多家，所拍影片40部左右。它们或与官办电影垄断企业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从那里得到资金、胶片、原料、器材、场地等方面的方便；或以商人的眼光，在常规命题之外寻求生路；或追求适合大众口味的艺术，作为自己电影制片的方向和道路。总之，它们品流复杂，是鲁迅说过的那种“从商得食者”。但是，40年代下半年期之于中国影坛，仍然可说是惊鸿一瞥的辉煌时期。《新闻怨》、《希望在人间》、《天堂春梦》、《艳阳天》、《小城之春》、《太太万岁》、《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些优秀作品，征服了众多观众，透露出强烈时代气息，充满活力的美，迄今我们重看这些影片仍能感受到那黑白光影视觉流动而带来的震动与震撼。

重温电影史上的丰富和黄金时代及其显示出的光耀与神采，有其现实的意义。文艺作品，需要充分认识到弘扬真善美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商品经济主导的消费时代，产业链上回收成本、力争赢利最大化，往往成为像电影电视这样的行业中某些人最核心的目标，艺术和文化的责任意识，也就相应地被削弱。也就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艺术创作导向上认识和选择上的误区，所以在不少电影创作、电影生产制作过程中存在比较明显的迷思和错误的路向。像姜文的《一步之遥》，由于市场之手的作用，比较他自己以前创作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太阳照常升起》，这样有思想力度的作品和创作走向实际上是中断了。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对红色经典进行了3D改编，虽然很好看，甚至很娱乐，但它的思想力度、人物境界的深入挖

掘其实也是非常不够的。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商业类型片综艺片爆发，制作和艺术水准下降，很浮躁，浅薄、低俗的东西很多，市场本位形成了一个定势，文化的主体性被经济效益代替了，人文原创性被跟风抄袭和千篇一律代替了，令人不禁忧心忡忡。

唯票房、唯收视率，这样的导向怎么不会给电影艺术创作带来误区？在许多电影创作、制作人员那里，市场本位形成了一个定势，文化的主体性被经济效益代替了，人文原创性被跟风抄袭和千篇一律代替了，令人不禁忧心忡忡。唯票房、唯收视率，这样的导向怎么不会给电影艺术创作带来误区？在许多电影创作、制作人员那里，市场是一把双刃剑，有时甚至完全成了图腾，它诱惑着低能儿，阻挡以至扼杀了多种艺术经验和风格的出现。电影市场的发展，不能缺少有人文性内涵、质量过硬的作品。电影虽然与市场与娱乐结缘有其深刻的根因，但还是不能一味追求票房、追求利润。我们千万不要为了追求这样的东西，牺牲掉更多关键的东西。2014年国庆档有《黄金时代》、《亲爱的》这样的香港电影人的极具人文理念和情怀的电影的“北上”，和我们普遍缺乏人文性的唯经济马首是瞻的商业电影，是一种对比和“矛盾趋向”。我们的一些内地影片创作，主要依赖情节、桥段和虐恋取得观众关注，情节剧在市场上的比例越来越高。娱乐至死，商业至上。一些影片虽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其所透支的是电影和市场的生命力。电影走极端的市场化路线、“一味赚钱”路线不可取。面对这一现实，必须强化影视的人文意识、创新意识，务求做到正确求变。

针对当前电影业及不少电影作品自身质量存在的问题，重中之重的关键，是需要拆除市场的图腾，解放思想，走精品创作路线，让我们的影视剧创作更有积淀，更有积累，真正显现出它的审美性创新性的视野。在创作认识、追求和价值上，努力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统一。现在的中国电影已经是大国电影。需要有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不啻是一副对症下药的良药。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

史海拾贝

论题画诗

周啸天

宋代以前，诗是不上画的。今存晋唐古画上的题跋，是收藏者加的，并非画面构成元素，不能算数。清钱杜《松鉴画忆》说：“画之款识，唐人只小字藏树根石罅之中。大约不工书者，多落纸背。”这种署款的目的是标明著作权，与制作（如兵器、石刻、陶瓷等）工匠的署款，情况差不多。与今日油画家的署款，情况也很类似。

题画诗是题在画上，成为画面构成元素的诗。诗之上画，与以下原因有关。1.自唐以后，水墨画成为主流。自宋以后，文人画成为主流。古人写字画画都用毛笔，在文人眼中书画同源，笔触相通。好的文人画，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反过来，字为心画，字也可以画成，都要毛笔使得好。启功说，什么是笔力？不是万笔齐力，而是行笔轨迹准确。2.中国题画讲虚实，画幅须有留白，题诗可以补白，而不破坏透气的感觉。3.在中国，没有不会写诗的文人，文人画的作者大都有才子之称，如苏轼、徐渭、唐寅、文征明、郑燮、石涛等等，画上题诗也是一种炫技的方式。

题画诗有以下作用：

一、应物斯感，托物言志。作者心中别有怀抱，托所画之物，而自抒之，是一种题画诗最常见的现象。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郑燮《竹石》）

郑板桥善画竹，这首诗曾题在多幅竹石图上，文字略有更改。“破岩”一作“破崖”“乱岩”；“坚劲”一作“坚净”；“东西南北风”一作“颠狂四面风”，当然以“东西南北风”为好。竹子到处都可以栽，“咬定青山不放松”是说画上的竹坚持立根山岩，不畏环境恶劣。郑燮一生仕途坎坷，这首诗画诗表达了作者遭遇打击而不改初衷的志向，写得个性张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郑燮《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丞括》）

这首诗是题在一幅送给前辈兼上官的画上的，虽是自抒怀抱，措辞较前诗要谦卑得多，平和得多。古称同榜考取的人为同年，称同年的人辈为年伯。包大中丞括，即包括，钱塘（今杭州市）人，乾隆年间曾任山东布政使，署理巡抚，旧时习称“中丞”。这首题画诗表达了作者与民休戚相关的廉吏立场。一改文人画逃避现实，而为关注现实，是郑燮的一大贡献。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徐渭《题水墨葡萄图》）

徐渭以草书笔法作画，藤条纷披错落，向下低垂。以水墨写葡萄，葡萄珠的晶莹透彻之感，显得淋漓酣畅，是文人画中趋于放泼的一种典型。不拘形似，重在遣怀。有一种乱头粗服的美，较之元代文人画的逸笔草草，更具野性的生命力。这首题画诗表达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笔底明珠”指葡萄，自喻明珠暗投。明说葡萄无人赏识，暗指个人怀才不遇。“闲”字的复叠，是对人才的投闲置散、百无聊赖的一种强调。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郑思肖《题菊画》）

这首题画诗表达了南宋遗民归隐山林不与异族统治者合作的骨气。郑思肖，原名不详，宋亡后改名思肖——肖是宋朝国姓赵的组成部分。字忆翁，表示不忘故国；号所南，日常坐卧，要向南背北。元军南侵时，

曾向南宋朝廷献抵御之策，未被采纳。后客居吴下，寄食报国寺。擅长作墨兰，花叶萧疏而不画根土，寓意国土沦陷。

二、一时感兴，自道所得。画家作画之余，浮想联翩，常题数语于画。如白石题《群虾图》：“谚云，凡动物有一体似龙者，可以为龙。虾头似龙，可为龙耶？”板桥题《兰竹图》：“画兰之法，三枝五叶。画石之法，从三聚五。皆起手法，非为兰竹一道仅仅如此，遂了其生平学问也。”题画诗也有此种。

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

这是题在别人画上的诗。柯敬仲是元代台州（浙江临海）人，擅长山水、人物、花卉，而以墨竹尤为佳妙，著有《竹谱》。由简易繁难，到繁易简难，都是认识论中的螺旋式上升过程。诗中的“刚”是程度副词，而非时间副词，“刚道”就是硬说的意思。前两句用议论，是虚。后二句转为描写，是实。所谓虚则实之，这就是一例。

“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起码由视觉沟通了两重的通感：一是作用于听觉的，一幅画居然能产生满堂风雨的感觉。这是耳朵发生错觉，可见画的简而妙；二是作用于肤觉的，一幅画居然又产生了降温的感觉，这是生理上另一错觉，再见画的简而妙。从炼句上看，通常形容“只数叶”，只用“寥寥”，也合律。而诗人却用了“萧萧”，这就不但绘形，而且绘声。这是风吹竹叶，雨打竹叶之声，于是三四两句就浑然一体了。如换着“寥寥”，也能过得去，但过得去并不就佳妙。从语气上看，用了“君看”二字，与首句“莫将”云云，皆属第二人称的写法，像是谈心对话。这就使读者如直接看到作者站在面前大发高言论，感觉亲切，只好点头称是，表示佩服了。

三、借题发挥，进行讽刺。齐白石60多岁，曾画《不倒翁》三幅，并有题诗：

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

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

能供儿戏此翁乖，打倒休扶扶起来。

头上矛盾纱帽黑，虽无肝胆有官阶。

秋扇摇摇两面白，官袍楚楚满身黑。

笑君不肯打倒来，自信胸中无点墨。

尚有跋语云：“大儿以巧物，语余：‘远游时携至长安，作模样，供诸小儿之需。’不知此物天下无处不有也。”顺便说，齐白石题画诗接近口语，他早年请教名诗人王闿运，王说他的诗是“薛蟠体”，后来长进了，但接近口语这个优点却一直保留着。题画诗的语言，不能晦涩，一定要看画的人心领神会才好。

皓态孤芳压俗姿，不堪复写拂云枝。

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徐渭《题王元章倒枝梅画》）

这幅梅花有漫画性质，诗人自画自题。以梅枝向地，来抒写对世情不容高洁的愤慨。主题句是“从来万事嫌高格”。

四、升华意境，玩味人生。作画或观画，产生许多闲情逸致。因而诗兴大发，抒写生活中的诗意感受，是题画诗常见的一种。

过雨空林万壑奔，夕阳野色小桥分。

春山何似秋山好，红叶青山锁白云。（文征明《题画》）

这首诗与一般的写景诗有何区别？没有。诗人完全是在把画当风景看。这是一幅秋夕山水图。诗人在叙写画面景色的同时，也适当融入了想象。“过雨”即雨霁，是诗人主观想象，因为画家画不出雨过的时间流程。不过总体上讲，还是写画面之景，属于写实范畴。三句则是题画外的议论，是画笔无从表现的意见：“春山何似秋山好”，属于务虚笔调。最后一句仍落到画面。所谓实则虚之，虚则实之。

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

消得春风多少力，带将儿辈上青天。（徐渭《风鸢图诗》）

《风鸢图》是作者晚年的得意之作，乃募五代末初人郭恕先作《风鸢图》韵事而拟作，画成后，每图配诗一首，共25首，以尽其兴。这首诗是写画，还是写生活？我看基本是写生活。放风筝用的是细麻绳，这绳既不能用柳棉（絮）搓，也不能用柳条搓。首句写作“柳条搓线絮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是作者结合春风杨柳的景色而产生的浪漫之想，这很使诗人神往。这两句都表现出作者兴会不浅，有了这个，诗就带劲儿。三句“消得”是反语语气，意即：不消春风多少力。耐人寻味的是最末一句：“带将儿辈上青天”。因为童心是系在风筝上的，所以诗人这样说。这两句还构成了一个象征意义。作者希望好风吹送儿辈上天，实际也包含有一种殷切的期望和深情的祝福。

五、补苴罅漏，张皇幽渺。语出韩愈《进学解》，意思是补救疏漏，揭示微妙。也可以叫“将错就错，因祸至妍。”有个故事说，某剧团下乡演包公戏。演包公的演员出场时，忘了戴髯口。事已至此，不容他返回后台去戴。遂灵机一动，唱道：“陈州放粮胡子掉，王朝马汉快去戴。”不但解决了问题，而且添加噱头，今人或称无厘头，观众皆大欢喜。题画诗也有这种作用。比如有人画蝴蝶，与花近似。题上两句诗：“雨过前庭斜照时，是花是蝶不分明”，让人觉得是画家有意为之。

不过，以题画诗解决画面矛盾，将失误转化为一种创意，前人的题画诗中很少见到。成都诗人萧炬在这方面有多年的心得，深知题画诗的这种妙用。

一次，萧炬在一位朋友家作客，朋友展示了自己创作的一幅《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意画。笔墨俱佳，装裱也好，只是因为画家没到过成都，不知杜甫草堂在平原上，把它画在了山脚下，背后是层层大山。他指出这一瑕疵，并代拟题画诗补救。诗云：“情钟少陵屋，还爱蜀山雄。两般难割舍，同写画图中。”为画家的构图，找了一个借口。画家连声说好，如释重负。

又一次，他照此办理，解决了另一个画家的难题。那是一幅梅菊图。中国的花鸟画本来可以不计较画中物体的时序空间，王维就有雪里芭蕉在前。不过有人当场坚持认为梅菊不能一起开花，弄得画家懊恼，欲毁其画。萧炬仍建议题诗补救，代拟诗曰：“我敬寒梅骨，也怜秋菊香。恐随时令去，合入卷中藏。”使问题得到化解。

另外，题画诗还有填补空白、平衡画面的作用。对于失衡的画面来说，题画诗的作用如同砝码，目的是填补空白，求得画面的平衡。何处显轻，就在何处题诗。撇开简笔画不论。像兰草、水仙这样的题材，画斗方较易达到平衡，画立轴则必须借助题诗，方能达到画面的平衡。

潮音阁

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笔者在媒体上读到一些地区的读书情况数据调查。比如某地人均周读书时间不足10小时、某地人均图书月购买量不足1本、某地人均全年阅读图书量不足3本等等。而这些数据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忽略了网上阅读、电子书阅读和其他的新媒体

纸是文字的一种载体，从古至今，文字的载体一直在变迁。从陶器到甲骨，从青铜到简牍，经历丝绸最后到造纸，沿用至今。载体一直在变迁，而图书的形式也在更替。如今我们就处在新旧文字载体并存的年代里，纸质图书依然存在，而电子书早已不是新鲜名词。

在数字媒体的时代里，很多人的一确一年下来都看不了一本纸质图书，人们每天都在高速处理着各方汇聚的信息。在高科技的互联网时代，阅读也在慢慢地由纸转移到屏幕，而屏幕阅读也在悄然变革。从曾经的电脑显示器再到手机等移动终端，书籍离开了纸张却没有离开人们的视线，而阅读电子书是无法反映到依据纸质图书而进行的各种统计数据上的。

同时很多人有着这样的认知：出版成册的文字比网上传播的文字内容上更优秀，只有优秀的作品才会做成图书，那些网上流传的都是不入流的作品。据笔者了解，有着这样认知的人似乎还不是少数。的确，互联网的容量开放的特性，使得互联网上海量的资源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传统出版业在互联网冲击下的图书质量也同样不容乐观。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在网上放弃一部不称心作品的成本远远小于购买了一本不如意纸质图书。而《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盗墓笔记》、《甄嬛传》等等网络文学

观点摘编

赵长茂：摒弃长、空、假，提倡短、实、新

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专门作《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的重要讲话，深刻剖析了一些党政机关文件中、一些领导干部讲话中、一些理论文章中，文风上存在的长、空、假等突出问题，再次强调要大力倡导短、实、新的优良文风。

所谓“长”，就是有意无意地将文章、讲话添枝加叶，短话长说，看似面面俱到，实则离题万里。“空”，就是空话、套话多。照抄照搬、移花接木，面孔大同小异，语言上下雷同，没有针对性，既不触及实际问题，也不回答群众关切，如同镜中之花，没味、没用。“假”，就是夸大其词，言不由衷，虚与委蛇，文过饰非。不顾客观情况，刻意掩盖存在的问题，夸大其词，歌功颂德。堆砌辞藻，词语生涩，让人听不懂、看不懂。

习近平同志倡导的“短”，就是要力求简练精练、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观点鲜明、重点突出。能够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绝不拖泥带水，能够用短小篇幅阐明的道理绝不绕弯子。“实”，就是要讲符合实际的话不讲脱离实际的话，讲管用的话不讲虚话，讲有感而发的话不讲无病呻吟的话，讲反映自己判断的话不讲照本宣科的话，讲明白通俗的话不讲故作高深的话。“新”，就是力求思想深刻、富有新意。

摘自赵长茂《倡导优良文风是党风建设的重要任务》，原载于2015年4月6日《学习时报》

毕飞宇：作家就是要向人性的更深处探寻

作家就是要向人性的更深处探寻，以带领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认知这个世界。一位大作家，面对人性的深渊首先应该是不回避，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鲁迅写阿Q，托尔斯泰写安娜，他们写的是善和温暖吗？他们写的是人性，写的是人性的善与恶的交集处和混沌处，他们写的是我们凡人所不能抵达之地。我以为，伟大的作家首先要有强大的、有承受力的心脏，他必得是“临渊的勇者”。作家必须对自己的内心诚实。

作家最为困惑的问题也许就是一个诚实的问题，这里头存在着一个社会伦理的悖论。老实说，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两句话，第一句，好的作家是不能撒谎的；第二句，好的作家是必须撒谎的。

摘自毕飞宇 张莉《写作是阅读的儿子》，原载于《天涯》2015年第1期

宋彩霞：当代诗词的几点弊病

用当代的新语言来改造传统的陈旧的诗词语言，特别是注重吸纳口语、大众语入诗，目前已经成为诗词界共识。时代不同了，“古道西风瘦马”“凄凄惨惨戚戚”其意境和感情基础，几乎已经不存在。为何当代小说多读者，而当代诗词却少读者呢？因为前者有较深刻的思想，较广阔的视野。而当代诗词大多数作者写一些旅游观感、吟风弄月、伤情离别，精品少之又少。集中反映出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几点：语言雷同现象严重，概念化语言太多；诗品低下诗风不正，缺乏时代气息；仿多创少，形象干瘪，爱写大场面、大事件，千篇一律，犹如白开水，寡而无味。缺乏语言创新。现象罗列，章法呆板，没有起伏变化，没有跳跃性等等。从这些诗词中读不到民间疾苦、历史沧桑，时代风云、人类情怀，一句话，感觉不到李杜苏辛那一颗颗为国家兴盛、正义真理而乐而悲的拳拳之心。

摘自宋彩霞《关于白话入诗的思考》，原载于《心潮诗词评论》2015年第2期

高昌 摘编